

然脂新說

曾刊于滬上某報未見持本

道安室雜文

道安室雜文一卷

蕭間重遺詩一卷

戴荅平安室遺詞一卷

平安室雜記一卷

道安室雜文

一卷

周保珊署

道安室事畧

室人姓蕭氏諱道管字君珮一字道安侯官人幼就傳讀書未成誦講解未了然於心輒廢寢食書法秀勁學衛景武碑及虞永興廟堂碑生二十年來嬪長身頎立閒雅有容止 先母王太恭人鍾愛逾所生產長男不育病甚篤 先母撫視憂泣數夜不睡衍家世貧生十年喪 先君賴二兄以養以教旣娶食指漸增乃析爨鄉試屢報罷束修膏火之入不足供事畜室人連歲產子皆不自乳乳嫗雁行立所有奩贈於以蕩然壬午衍舉於鄉癸未會試將入貲爲內閣中書又室人產子往往瀕於危是年又將產子有戒心乃偕入都都下名勝時至遊覽嗣是衍旅食四

方二十餘年室人無不挈兒女以從遊踪所至西上黯淡
灘東望赤嵌山色泛西子湖憩靈隱天竺探韜光入雲棲
立吳山俯錢塘江金焦北固諸山皆造絕頂登黃鶴樓達
武勝關走許鄭衛燕趙之郊臨廣武渡大河踰蘆溝復入
都遂卧病不起矣生平料理家計隨所入多寡未嘗空乏
子婦恆怪之年來歲入稍充室人撙節力餘其半里中用
以有田有廬有果樹年少時欲博先母及外姑歡亦
望衍成立功名二老旣逝殊漠然衍有微官遂以不爲此
來京師頗阻之晚究心哲理見解迥異常流娶媳十餘年
尙未弄孫一女嫁後卽別去俱不介介於懷惟近年喪二
子不能無痛耳至於鬼神巫祝之類尤鄙笑不道故病革

神明湛然無一語涉於恍惚者衍生平不作置妾想室人
年已五十見者謂尙未老嘗自言吾過五十卽當死兒女
長大婚嫁俱畢無未酬之願及此面未皺頭未白而藏吾
醜也初嫁時所居窗前有竹數十竿衍偶館於外室人攤
書綠陰中日閱通鑑唐人說薈等書沈思獨往况味頗復
清寂移居西門街小有池臺樹石衍時治說文草創元詩
紀事室人則閱四庫全書總目讀唐宋人文諸兒子讀書
寫作皆一人督教之性善鈎稽喜考據之學成說文重文
管見列女傳集解讀書時有札記不喜爲詩論文極精審
作者罅隙癢垢所在指摘無遁形衍不能文酬應條陳之
作必與商權利病多閱近人所譯外國小說輒指摘其罅

病前後產八男二女復不耐講究衛生數十年來夜睡必
至四鼓或深談遂以達曙患血崩症十餘年咯血復年餘
氣血交虧更無能久之理中年取山谷老人語顏所居曰
戴花平安室自書橫幅今猶存卒年五十有三丁未八月
陳衍揮淚書

道安室雜文

種竹小記

乙亥二月

夫渭川千畝籜龍有聚族之鄉水屋三分野鶴有營巢之志數墨君於堂上訪青士於林中翠袖難逢賢人已往乃有銘成陋室地僅拓夫三弓賦就小園階只留其盈尺呼綠拗兒而不到請二三子而未來占西南之得朋坐左右以佳士問世人那知其故謂一日可無此君於是命鋤月之長鑱擁拂雲之新帚坐我林下徐來清風如彼樓中最宜急雨賣珠侍婢驚日暮而天寒喫笋抱孫待添丁而生子彼夫丈夫十萬多則多矣童子一窠美則美矣然麤才貽笑日報徒勞豈若此干青霄直上是名野人之家補丹

淵集中自記簣簞之谷

豹腳賦

戊寅五月

豹腳豹腳是生是育瘦脰長喙飛而食肉吾游華胥汝過
厨門得肉大嚼如享特豚須臾視之腦滿腸肥脰不能走
翼不能飛侏儒飽欲死不當如是耶空齋寂寂待哺噉噉
碩鼠去汝哀鴻長號汝於斯時唯有爲孤竹君之二子安
所得嗟來之黔敖

彙集易安居士詩文詞敘

昔人有云自遜抗機雲之死天地清靈之氣不鍾於男而
鍾於女此讐言也其實自牝雞無晨之說起雄飛雌伏本
有偏重之勢故卽文章一事婦女者流寥寥天壤一有其

人譽之者遂爲過情之言詬之者反爲負俗之累譽與詬皆由於少所見而多所詫而已易安再適之說根於恃才凌物忌者造言爲之辨者若盧雅雨之金石錄敘俞理初之癸巳類稿吳子律之蓮子居詞話亦詳且盡矣然實有不煩言解者世傳再適事據所竄上綦崇禮啟耳而中有內翰承旨之稱按沈該翰苑題名壁記建炎四年崇禮除徽猷閣直學士且出知漳州而金石錄後敘乃作於紹興二年又明年上胡韓二公詩猶稱嫠婦則其他尙何足與辨夫易安五十三歲以前所作詩文俱有年月事蹟可考忌之者何不卽其後之無可考者而誣之耶殆所謂天奪之魄耶易安所作非尋常婦人女子批風抹月者所能歸

來堂之鬪茶建康城上之披簑戴笠亦酸寒之樂事也不
幸而寡又值天下大亂奔遁靡有甯居殆爲造物所忌使
然耶抑悲與樂之相尋固消長之理有必然者耶余向者
嘗謂人生子嗣一身憂樂不係乎是而怪世之愚婦人有
子則不問賢愚美惡愛惜有逾身命無則終身大恨凡百
如意不足以解憂直若空生一世者今觀易安之被誣且
詩文詞零落殆盡論者以爲皆無子嗣之故然則向之所
謂愚婦人者固不愚耶抑子嗣之不肖者亦雖有不必可
恃耶易安文字雖零落而散見者猶復有此故都爲一集
敘而存之癸未七月道管書

爲鐵路造橋祭艋舺河神文

丁亥代石遺

中段

餘闕

嗟爾大河沛然前橫臥波無龍涉川何憑駕鑿無鼇鑿空
何能徒枉輿梁勗哉告成鑿石齒齒伐木丁丁千夫萬徒
畚畝待興

雙驂園思舊記

雙驂園爲龔氏別業在烏石山之陽俶玉兄公賃居奉

母余歲時伏臘詣之者屢至則登降眺望以爲樂顧往往
憮然久之蓋是時李氏姒琬華沒已將十年矣回念居妙
巷時余與琬華日相語琬華喜爲詩詞而余喜學爲文余
喜聽琬華讀詩詞琬華喜看余寫字嘗戲余曰人言睫毫
長者聰穎信然琬華字體稍弱故云余所居室前有竹有
花有草一日至余室坐對庭柯曰吾人如一樹花殊不任

風雨然木本者尙耐久雖過花時綠陰猶清潤可愛草本
則凋謝較易君木本也吾則草本矣自武平一行跋涉惶
恐至今猶悸殊愀然無遠志余甚怪其言不類二十許人
而琬華不三四年死矣自余見琬華多窮愁憔悴所居斗
室蘆簾紙閣且不能完葺光潔鏡臺梳洗書籤藥裹與紅
白襦袿叢雜滿前今則牙牙雁雁者舞象舞勺矣山居佳
勝長逝者如斯非木人石腸能無山邱零落之痛耶己丑三月
戴花平安室記

吾鄉井關外里許有湯泉焉高樹生涼流水縈帶風房水
榭縱橫其間往歲七月石遺出浴歸携玉簪花雙朶余戴
其一以其一遺琬華秋花香多清冽色豔而不縟木蘭素

心蘭秋海棠數者皆逸品玉簪余尤愛之其明年四月余以妙巷屋偏仄移居水流灣琬華二月產一女不舉而病七夕後一日死矣余往哭之慟夜歸窗前玉簪花數盆正盛開棖觸芳馨美人焉往增余酸痛爲不寐者累夕旬月閒石遺屢同其伯兄出遊寫憂一日歸告余曰今日復至去年摘花處戴花人有亡者矣得詩一首曰又是西風曲水亭玉簪花發去年馨戴花人尙平安否樊榭新詞不可聽第三句樊榭詞用山谷尺牘花數枝漫送餘春尙可賞否戴花人平安否語頑鈍之軀至今無恙因署所居曰戴花平安室但使蒲柳未零亦免貽君之神傷已

庚寅十月

攷工記辨證跋

攷工一記制作之綱維官禮之樞紐也疑義所在往往一處未安卽數處牽連而踳鑿蓋記中諸度各有所從起度者稍未案顧矛盾接軫矣君作辨證其改訂舊說者如轂藪賢軹衡高加軫轆冶氏殺矢大小鍾厚鳥獸蛇染羽以朱諸條發明隱義者如行山行澤異牙爪有倨句軹下軛爲任正鼗皐鼓同中圍末磬折在庇營國九里弓人審環之類皆自昔積疑得君說如解結雖也是作凡數易稿且有旣梓而更刊正者君生平撰述未有若是之慎且難者矣甲午三月道安室跋

列女傳集解自敘

道管少喜汎覽繼耽考證以爲古經籍雖缺有閒而好學

深思未有終不可知其意者北齊邢子才所謂日思誤書
更是一適可爲斷章之取也戊寅己卯閒石遺方舍其詞
章之學治說文三禮道管日閱古書閒有札記己丑里居
西門街一日閱古列女傳至無鹽醜女篇言未卒忽然不
見句福山王安人補注以爲殆不可曉疑是遁形之術云
云道管曰忽然不見者乃古人事理難明之詞並非遁形
之謂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篇五帝德篇皆可據爲左證也
惜石遺方遊湘未歸未得相與辯難析疑以爲樂乃貽書
語石遺石遺報書謂盍繼王梁二家後爲疏證之學當爲
王梁畏友也時道管所見列女傳止有郝氏遺書本且借
人來者乃毅然自鈔寫全帙約十萬言不匝月而畢訂爲

五冊並郵屬石遺爲購錢塘梁氏校注本其明年二月石遺持梁氏本歸閏二月入都四月復歸五月復至上海七月道管亦携家至八月道管病九月石遺病繼以大兒聲暨病甚十月乃畢瘳又明年乃取王梁二家注校所未及與已及而猶未安者引書疏證且時下已意細書於向者鈔本之眉如長編焉旣而私念列女傳之學自曹大家虞貞節綦母邃三家全書佚不傳惟時時見於經典釋文文選注藝文類聚初學記詩正義史記正義史記索隱太平御覽等書所引不過百十處至國朝而王梁二家與盧校顧校段校孫校馬校諸本外若臧氏庸王氏念孫王氏引之馬氏瑞辰胡氏承珙陳氏奐洪氏頤煊牟氏房王氏

紹蘭輩皆以老師宿儒各有校正斷斷如也則不如廣羅
眾家以爲集解若裴駙顏師古之所爲矣王氏之書長於
詮釋而遠希班注故訓每不詳所從來梁氏之書長於校
勘而近徵王本引據或不免於繆出然其得多失少則固
以遠追班趙而無不及可無疑也踵其後者固幸有鎚鑿
之先施亦窘於要害之已據矣道管於各家雖閒有異同
然依據必確不敢爲無徵之言如九嬪非卽九御管叔爲
周公弟貨金非貨金民愛其上非民惡亂於無別不必改
亂從飢倦不必改飢天子不親迎春平君非太子嘉之類
至若關內師疑卽司關司載疑卽司盟孟子不及師事子
思乘居疑作乖居中牟爲范中行邑張儀詐楚爲懷王時